

徐向前的 的

非常之路

张

麟

著



人民出版社

徐向前的

非常之路

张
麟
著



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鲁 静

装帧设计:肖 辉

版式设计:朱启环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徐向前的非常之路/张麟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3

(元帅的非常之路丛书)

ISBN 7-01-004186-5

I. 徐… II. 张… III. 徐向前(1901~1990)-生平事迹
IV. K82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126376 号

徐向前的非常之路

XU XIANGQIAN DE FEICHANG ZHI LU

张 麟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市通县电子外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4 年 3 月第 1 版 2004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印张:8.75 插页:1

字数:200 千 印数:0,001-5,000 册

ISBN 7-01-004186-5 定价:16.5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顾 问：刘华清 李德生 黄 华

主 编：李力安

副主编：程中原 曹志为

目 录

第一章 人生路上多磨难 他起步就逢逆境	(1)
秀才的儿子读书难	(1)
两次无情的打击	(6)
蒋介石没看中的学生	(12)
第二章 败走中原之后 又投入党的怀抱	(20)
误入异军	(20)
不做跨党分子	(26)
纸条写着“找毛泽东”	(34)
第三章 兵败五羊城 临危受命当师长	(43)
二进羊城	(43)
观音山血战	(49)
再败东江	(56)
临危受命	(64)
第四章 大别山转战 战友妻子罹难	(75)
临危受命的副师长	(75)
白雀园千古奇冤	(86)
“刀下留人”不留人	(91)
漫川关前的死战	(97)
第五章 大巴山前敌军千万重 “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106)
跨秦岭涉汉水	(106)
“神兵”骄将大围攻	(109)
左右为难难不倒	(118)

第六章 险山恶水 三过草地	(124)
喜庆中的忧虑	(124)
“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	(132)
第二次过草地	(137)
雪山草地又重越	(142)
第七章 血战河西走廊 兵败祁连山	(146)
祁连山下的恶战	(146)
千里奔陕北	(154)
洒泪会见毛泽东	(164)
第八章 内外交困 慷慨悲歌	(168)
新的考验	(168)
故乡一别十二载	(175)
建造“人山”	(180)
舌战“总司令”	(187)
第九章 病魔缠扰 担架上的战神	(194)
身卧病榻心系战场	(194)
老将率新军	(206)
6万对10万	(213)
第十章 最后的磨难 卷入历史漩涡	(222)
又是“临危受命”	(222)
夜会林彪争得个“八条”	(229)
二月的抗争	(236)
疾风知劲草	(240)
毛泽东:“好人,好人!”	(247)
第十一章 老骥伏枥 志在千里	(254)
紫光阁的春色	(254)
“老师领班”的助手	(257)
爱兵爱将爱人才	(261)

第十二章 生为人民公仆 死与战友同眠	(264)
是帅又是兵	(264)
难忘的“七口人六个碗”	(266)
柳荫街上的居民	(269)
三条遗言	(271)

第 一 章

人生路上多磨难 他起步就逢逆境

秀才的儿子读书难

大地上原本没有路，路是一个个脚印蹬出来的。有的人，童年幸运，在不多的愁苦中，找到了路，一步步稳当地走下来：入小学、上中学、进大学，扶摇直上；有的人，从步入人生，就踏上了崎岖、坎坷的小道。徐向前，生在一个穷秀才家里，10岁才得入私塾，后来才转入学堂。他的父亲一不会种地，二不会经商，以教书养家。这一年，老秀才的私塾闭馆了，家境不好，很难供两个孩子读书了。老秀才认定，徐向前不如他哥哥受谦有出息，决定要他休学，省下些钱专供受谦一个人读书。

徐向前从小就不爱说笑。他有幸在“洋学堂”读书三年，笑脸多了，一休学，像掉进一口枯井里。抬头看看天，天只有碗口那样大了。他整日苦着脸，每天闷闷不乐。

家庭经济情况越来越不好，15岁的他，开始顶起了成年人的劳作。拾粪、砍柴、编箩头、背炭是他读不完的书”。春天播种、挖野菜；秋天抢收高粱、玉米过后，又整天在地里刨高粱茬。两只手磨起血泡，瘦小的身子骨，更加瘦弱。他非常羡慕别的学生，更想像哥哥那样在沱阳学校“洋学堂”唱歌、学英语、学算术。他每次到东冶镇，经过沱阳学校门口，心窝里那把无形的刀子都在绞动。他

恨这世道，为什么别人能读书，他却被拒之校外！他恼恨父亲偏爱哥哥，为什么只认定哥哥“有出息”，不想他也会“出息”！

路又在哪里呢？他想快快长大，奔太原去，当兵、进大工厂做工。听人说，滹沱河对岸河边村的阎锡山，是从日本留学回来的，成了山西的督军，回家来跟着许多护兵、马弁；又听本村那个在军官学校学习的人说，要想考取军官学校，得“洋学堂”毕业的。失学的孩子，想到这些心里就凉。在他的面前，没有路，是黑茫茫一片。

年迈的父亲和母亲，也都为儿子的前程操心。老秀才原先最理想的是，儿子读书上进，写笔好字，出手好文章，如今即便废除了科举制度，中不了“秀才”、“举人”之类的功名，有了学问，也可以教书去，那可是个终生不要“面对黄土背向天”的文人。母亲的愿望：儿子读书不成，去学个木匠。她看见做木匠的“一把斧头吃四乡”，只是担心这孩子身体不壮实，瘦刮刮的，学木匠要抡斧头、拉大锯，妈妈舍不得孩子吃大苦，也怕他不愿意。

一年 365 天，这一天天熬着，对老人来说是很快的，对还是孩子的徐向前来说，真是难熬啊！他每天早起去拾粪，吃罢早饭干什么就不知道了。父亲留下的那些旧书，翻来翻去，书皮都碎了。他从河边割回来一捆小树条，先是把坏了的筐头修补一番，后来索性自己动手，编织新筐头。编织头一个不怎么好看，又重新编织第二个、第三个。父亲对儿子此举不以为然，淡淡一笑，他认为读书人不该干这些；母亲却惊喜得很，拿起他编的条条筐，左看右看，笑着说：“和买的一样！”妹妹看见哥哥编成的筐，这个夸他手巧，那个说可以拿到东冶镇上卖呢。哥哥受谦从学校回家，听说弟弟会编筐，看都不看一眼，他认为书香门第的孩子，学做这些粗人才做的活，是没出息。徐向前不管哥哥怎么说，他每天还是去河边割树条，编筐头。谁也记不清，他编了多少个。一个春天，院里大大小小的筐

头,都换成了新的。

父亲看儿子这样下去不是办法,要为他另谋一条道路。这天向他说:“银存啊,我托人替你找了个学徒的地方,愿意去不?”

徐向前问:“去什么地方?”

父亲说:“阜平县有个亲戚,要招个学徒的,离家有 200 多里呢!”

200 多里和 20 多里,在徐向前心目中好像没有多少差别。只要能学个手艺,远近他都不多想。他已经懂事了:不能靠父母过一辈子,人生的路子要自己去闯。

16 岁的孩子要远行,妈妈心里难舍。可是,事到如今,只有走这条路了。晚上,妈妈又求神拜佛。妈妈从小在她娘家学会了念佛,嫁到徐家来,请人从五台山“请”进一尊木头菩萨,早晨、晚上三炷香。她还打坐,吃“清口斋”,鸡、鱼、肉、蛋和蒜、葱之类的邪味都不入口。家中发生了什么难处,她就烧香求佛。佛祖坐在佛台上,有眼看不见,有嘴不会说话,它不能说出徐向前此行的吉凶。

阜平,既不在本乡,又不在本县,是在远离家乡的河北省西部。那里有徐家一个远房亲戚,在县城南关开了一个铺子。徐向前怀着喜悦和惜别家人的心情,背着个小行李卷,沿着五台山前崎岖的山道,步行走向阜平县城。头一次远行,也是他在人生道路上,独立生活迈出的第一步。他望着高高的五台山,在冷风中走着。一路上,很少想事,只盼着快快到目的地。

阜平县城在山西和河北交界的山区。老百姓说:“平山不平,阜平不富。”小小的山区县城,四面环山。南关,石头铺的街道上,长着几棵古槐树,古槐和古老的城门,才能说明这儿确实是个县城。一个不起眼的门面,字号叫“广兴隆”,其实买卖很不兴旺。这个小店,开始卖的是书和一些杂货。老板夫妻二人为内外掌柜,另

外还有个伙计,是老板娘的弟弟。小学徒工徐向前一进店,里里外外的累活、笨活和杂务,都落在肩上。每天早起晚睡,打水、扫地、倒夜壶、抱孩子。他虽说与老板沾点亲,还是按学徒的规矩,先立文书:徒弟跳井与师父无关,学徒三年,不给工钱,学满出师,要谢师一年。徐向前从小劳动惯了,学徒工的生活,他倒不觉得苦多少,只是不习惯寄人篱下的处境。他忍耐着,默默苦熬。

男老板,是徐向前大姐夫的表兄弟。表亲不算亲,姐夫的表兄弟,对徐向前说来,更不算亲了。使他开心的是,这小店卖的书中,有许多是他没读过的新书。每天干完活,便趴在柜台前,读着不花钱的书。他从小爱看书,因为没钱买,那一次把妈妈的一对耳环和手镯偷偷拿去当铺想换钱买书,气得妈妈要打他的事记忆犹新。如今看书,不要钱买,真是机会难得。开头几天,店主人倒也不说什么,过了不久,女老板向店里伙计说了,白天谁都不能看书,要忙店里事,站在柜台前,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夜晚,不能点灯看书,灯油点不起。徐向前知道,这是针对他来的。他只好尽量躲开女老板看书。

店主人的脸,像六月的天,一阵阳,一阵阴。女当家的嘴,一会甜,一会尖,拿人家碗,属人家管。徐向前从早到黑被支使得团团转。

一会男主人喊:“柜台上没人,去照看呀!”

一会女主人又叫:“孩子哭了,快去抱抱!”

店里另一个伙计年龄比徐向前大,个头也比他高,身强力壮,却懒得动手。他还仗着自己是店家的近亲戚,也板起脸,支派徐向前做杂事。里里外外,大事小事,这边喊,那边叫,使他整天脚不沾地地跑。

年景不好,小县城读书人少,店铺一天天冷落,几天难得卖出

一本书。“广兴隆”的生意，越来越不景气。老板看书和杂货赚不了多少钱，又添了两头骡子，兼做起面坊来。买进小麦，支上磨盘，用两头骡子轮换磨面。徐向前和另一位伙计，从此以磨面为主。每天起早贪黑，喂牲口、看磨坊，一天要磨六斗小麦。磨了筛，筛了磨，空下来还要站柜台、看孩子、挑水。不久，那个伙计走了，两个人的活，全加在徐向前一个人身上。

天不亮要起床，夜晚还要喂骡子。他的身子骨从小不壮实，繁重的劳动，累得他腰酸骨头散。他只好支撑着干，喂骡子，看磨，吃饭都坐在磨道旁。阜平县城什么样，有什么景，他都没空出外看看。

深夜，他躺在冰冷的小屋里，想到家，想起父母，想着东冶镇上的小学。他多么想回去看看，回去读书啊！可是，来学徒已经说下了，学徒要三年期满，三年才能出师。这才一年多呀，还有二年，这日子怎么熬呢？咬咬牙熬出来，又能做什么呢？他不愿意做个买卖人，不想当掌柜的。他愿意像父亲一样，当个教书先生。

这时候，惟一安慰他的，是店里的一些书。《罗通扫北》、《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荡寇志》一本本伴随着他，熬过一个一个夜晚。那《荡寇志》中梁山泊好汉的下场，又使他感到丧气。

在困惑中，一天，徐向前得到哥哥徐受谦从太原寄给他的信，说太原办了个国民师范学校，正在招生。考取后读书、住校、吃饭都免费。徐向前得此消息，像是在人生岔路口上忽然看到一个新的路标。

他毅然决定：去太原投考学校！

不完全是命运，也没有什么人指点，得力于这几年他从不忘记读书。这个失学四年的小徒工，居然考取了山西省国民师范速成班。从此他离开了阜平县那条石头铺路的小街。之后，阜平县的

街头,传出了这样的话:“那个山西的小伙计,投奔太原,得了个什么官……”

考上国民师范,当然不是“得了官”。只因学生都发了军装,徐向前和同学们,都脱掉旧长袍,换上一身新。黄色的制服,新鞋、新袜,看上去倒像个“官”了。

在老百姓眼里,凡是穿制服的人,都是个“官”儿。

两次无情的打击

山西国民师范学校,是阎锡山创办的。

这所学校,坐落在太原城里小北门街。新修了教室、礼堂、图书馆、实验室和学生宿舍。阎锡山为创办这所学校耗资 25 万多元。它是当时全山西第一流的学校。校长赵戴文,是阎锡山的亲信助手,既懂文,又会武。学校设立两年制普通科 20 个班为“速成班”,学生有 1206 名,除此之外,还设立二部师范四个班,学生 200 多名。

徐向前从考进学校,就过着“半军事”生活。除了上军事课,还参加野外军事训练。教官是阎锡山军队的营以上军官。太原城里也流传着:它是一座“穷人的学校”;“自从成立了国民师范,拉洋车的少了一半”。这所学校又像个军营。校歌也唱:“谈兵术,投笔可从军,奋精神作中流砥柱,公道爱群……”从小喜欢爬树上房、舞棍的徐向前,如今俨然像个小兵,开心极了。学文化,学政治,又学军事。社会上的一些名流、军队中的一些大官,常来讲课。有些学生暗暗担心:“这不是当了兵啦!”徐向前却不担心,他要读书,要寻求一条生活的道路。每天早早起来,跑完步,洗罢脸,就拿起书本,高声朗读。他从字母、单词开始学习英语,啧啧哇哇地练发音。

学校是新的,课程也是新的。开学这一年,正碰巧赶上五四运动,从北京大学开始的反帝、反封建的学生运动,像烈火在全国各地蔓延。徐向前从图书馆的报纸、杂志上,看到了俄国的十月革命,看到了列宁(当时翻译是“里宁”)的名字。看到了全国各地学生、工人罢课罢工的消息。他感到这个世道变了。

革命是怎么回事,反帝、反封建又是怎么回事,他还不懂。读书、看报,学校课本上没有的事,他从杂志上看到了;老师没讲过的事,他从同学中听说了。兴许是因为从小受苦多,他从心里向往俄国那样的革命,敬仰那个“里宁”。

“俄国有多远?”一天徐向前问一个同学。

“远呢!”

“劳农政府是什么?”

“……”那同学说不清。

答案自己寻求。徐向前在课外和晚上,常跑到图书馆,从书报里,找他想知道的事。学校课程里并没有“无产阶级革命”的课,他从书报中,从一些同学谈话中,渐渐知道了。

第二年春天过后,五四运动一周年纪念,学生们开纪念会,上街演讲、贴标语。徐向前作为学生,热情地参加了活动。督办阎锡山,害怕学生闹事,在督军署门前,设下三层士兵,第一层皮带队,每个兵手提皮带;第二层是矛子队,每个兵手拿长矛;第三层是手枪队,每个兵握着手枪。徐向前从人们议论中知道了,阎锡山只准学生按他的规矩行事,不准闹事越轨。“开学不久,伟大的五四运动爆发,在学生中引起强烈反响。由阎锡山控制的这所军事学校,也沸腾起来了。许多学生走出校门,上街游行示威,宣传演讲。”“我从报刊上的反动文章中看到‘苏维埃’、‘劳农政府’这些词,感到很新鲜。‘列宁’的音译当时叫‘里宁’,我仅知道他是苏联十月

革命的领导人。”“这所学校以后办了很多期。与阎锡山的愿望相反，它成了山西学生运动的中心，薄一波、王世英、程子华等同志曾先后在这所学校里学习，从事过革命活动。”

在太原国民师范学校，徐向前开始对政治、军事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两年学习期满毕业后，他被分配到阳曲县太原第四小学当了教员。

这所学校，校友多为本地人。徐向前是个“外来户”，校方好像不是那么欢迎他。一位正牌的师范学校毕业生，校方却分配他去教一年级。徐向前面对着 30 多个娃娃，想到他爸爸常说的话，“家有一斗粮，不当孩子王”。“我开始体会到，当一个小老师确实不容易。那些小孩子来自各家各户，男生女生不同，年龄大小不一，智力不齐，性格各种各样，把他们带好、教好有许多困难。孩子们像田间的禾苗又是有生命力的，他们在风雨中成长。这就需要教师精心培育，付出艰辛的劳动。在他们当中，说不定有未来的国家栋梁。”这些话，发自一位教书人的心坎。

他每天天不明起床。总想把课教好，把那 30 多个孩子带好。有的学生不来上课，他跑到学生家里去查问明白；有的学生在课堂里发了病，他抱起病学生送回家。本地的老师一下课就回家，徐向前住在学校里，还得自己烧火做饭菜。

转眼几个月过去了，学校放寒假了。徐向前满心欢喜，回到了五台县老家。他头一次用自己挣的钱，办了年货。一家人高高兴兴，过了个新年。哪想，正月十五刚过第三天，邮差送上门来一封信，徐向前拆开一看，不禁呆了：是太原第四小学校长署名的“辞退信”。

徐向前不明白眼前发生的事，只觉得心里委曲。在学校里，他苦口婆心教学生，彬彬有礼对校长和老师们，没得罪过任何人，没

少上过一堂课,到底是为什么呀?信中没说,只是用婉转的词句,请徐向前不要再回校了。

他把信给老父亲看,老秀才茫然;把事情说给妈妈和姐妹们听,谁都发呆。姐姐是个急性子,她说:“去,去找学校说理!”

“什么理不理呀?”

“说个明白,就是理。”

徐向前说:“明白不明白,反正人家不要你了。”

人生中确有让人难分难解的事。徐向前到他的晚年,还在回忆录中写道:“这个没头案一直没搞清,现在我也不明白为什么辞退我。”“我感到很突然,不,应该说是打击。从谋生的角度来说,一个学徒工,考入师范,是不容易的,还有一个角度那就是抱负。‘五四’运动以后,在先进思想影响下,我心里也逐渐萌发起改造黑暗社会的念头。当上教师我就想,要通过自己的努力,让学生从小就理解这一点,长成有用的人才,担负救国救民的重任。我不能走我父亲以教书谋生的老路,要与他同行不同路。没想到,学校断了我的路。”

徐向前断绝了教书的路,又在寻找路。富贵的路对他来说,那是没有门。祖辈不会经商,父亲一生在教书的这条路上走。他找不出别的路,只好沿着父亲的老路往前走。这条路不能发财,但在乡村人的眼里,它是一条受人尊重的路。

老秀才徐懋准,在儿子被太原第四小学辞退以后,四处托人,想为儿子再谋一个教书的地方。不知是命运的安排,还是老秀才面子大,居然在一河之隔的河边村“川至”中学,徐向前又谋到了一个教员的位置。

在阎锡山的老家河边村,有个“川至”中学附小,是阎锡山一手创办的,并以自己的号“川至”命名。这里原来有个“两级小学”,阎

锡山建起了一所中学后,规模扩大了,学生收录多了。中学和小学在河边村大道的西边,占地很大一片。新建的校舍、大礼堂,校外竖立着两座过街牌楼,牌楼的四面都雕刻着匾额,有两个匾特别引人注目:一个是“经文纬武”,另一个是“公毅敏捷”。大操场里还有个检阅台。阎锡山回来视察,就站立在检阅台上训话。那校旗上还绣着“川至”两个大字。阎锡山的父亲常说:这所学校是他们阎家的。

校长段葆藩听说徐向前是太原国民师范学校出来的,倒是很高兴。找到这样一个任教的地方,徐向前心里也乐滋滋的。离家不远,过河就是。薪金又是每月 20 块大洋。就在他到河边村教书不久,按照父母之命、媒人的说合,他和东冶镇上的朱门长女朱香婵结婚了。这位朱家女,性情温顺,略识经书,又会操持家务。徐向前有了职位,有了一个称心的妻子,觉得生活可以过得去了。可是,不到两年,他又失了业。

这一次,是由于向学生宣传反帝、反封建的新思想,讲课中随便讲了八国联军入侵北京的故事,又借古讽今伤了阎家人的威严,被校长叫去训导。他认为学校无理,当面和校长争了几句,结果又被学校辞退了。

徐向前卷起行李,走回永安村。

回到家里,全家老小都以为他放假了。妻子香婵很快发觉了丈夫心里有事。他饭吃得少,觉睡不安,言语冷冰冰。问了几次,都没问出个所以然。过了两天,老秀才去东冶镇回来,突然问儿子:

“你在学校惹事了?”

一向孝顺父母的徐向前,怕的是老人为他难过,还想不说真情,支支吾吾。